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七四回 暮夜金奴行重賄 美人計相國贈明珠

且說賽金花聽得那位卜大人竟叫他做總統憲太太，叫他不要這樣的稱呼。卜大人那裡肯改口，只說這是理應這樣稱呼的。賽金花又對他笑道：「卜大人，耐是倪搭格熟客呀，為啥要實梗客氣呀？」卜大人聽了，連忙又立起來請了一個安道：「總統憲太太，這樣的稱呼不敢當，只叫沐恩的名字就是了。」這一陣的巴結，倒把個賽金花巴結得踟躕起來。卜大人恭維了一回，便道有幾樣東西要請總統憲太太賞收。說著，親自走去拿進一個紅綾錦匣，裡面放著四樣首飾：一對珠花，一對金鐲子，一隻金鋼鑽戒指，一付翡翠押髮。雙手捧著，交在賽金花的手中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一點兒東西，不過聊表沐恩孝敬的意思，算不得什麼。」賽金花接過來看時，只見珠子、翡翠和金鋼鑽都是上等的貨物，那付鐲子也打造得十分精巧，精光外溢，寶氣內含。約莫看上去，這幾件東西少說些也要值一二千銀子。從來天下的女子生性最貪，又最愛的金珠首飾。賽金花見了這幾件東西，由不得喜得眉花眼笑，拿在手中看了又看，愛不忍釋，便對著卜大從笑道：「謝謝耐，送倪實梗幾幾化物事，常恐要幾千洋鈔篤噓！倪想起來，倪嚙撥一點點好處來浪耐卜大人面浪，受仔耐實梗幾幾化物事，心浪洛裡意得過？耐有啥事體要倪搭耐幫忙，耐只顧搭倪說末哉，勿然倪也勿好意思受耐格物事。」卜大人聽了，正中下懷，便走近一步，附著賽金花的耳朵，悄悄的說了幾句。

原來這位卜大人也是附和端王的人，也曾當過團匪頭目。如今聯軍進京查辦罪人，要把他捉去治罪。幸虧這位卜大人的手臂極長，耳目極靈，早已得了信息，連忙拿著許多的造孽錢各處運動。便有人和他說：「你運動別人中不中用，除非去運動華德生方才有用。」這幾天之內，這位卜大人十分著急，東奔西走的找尋門路，被他打聽出賽金花的這條門路來。卜大人想著這個賽金花是和自己有過交情的，覺得更加放心。卻又恐怕帶著一雙空手去要賽金花和他說情，賽金花未必就肯答應，便配了這幾樣首飾，卑詞厚幣的跑到賽金花那裡，要托他在華德生面前說些好話。

賽金花聽了他的一番說話，想了一想，覺得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關係。更兼這位卜大人究竟和自己有些瓜葛，雖然不是什麼一定怎樣的恩客，卻到底芳心輾轉，未免有情。又恐平空的受了他這許多的禮物消繳不來，自然一口答應竭力和他關說。

卜大人見賽金花容易竟答應了他，心中大喜，立起來對著賽金花一連請了幾個安，只說：「多謝總統憲太太格外施恩，沐恩感激不盡。」接著又說了許多感激涕零、受恩圖報的話兒，把一個賽金花也說得有些肉麻起來。

卜大人方才走了，接著外面傳進無數的手本來，都是要見賽金花的。賽金花見了，委實覺得有些好笑，只得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都請進來。賽金花慢慢的出來相見，也有向來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無非都是要走賽金花門路的人。那個時候，洪中堂雖然已經到了北京開議和約，那京城地面的政權，卻差不多還在華德生手內。那些九卿六部的官員，也沒有一個不要承問他的顏色。只要是華德生保舉的人，立刻就任平地飛升，非常的快速。華德生索辦的人，不是拿問，便是革職，甚至於把個腦袋都請了下來。所以這班忘廉喪恥、貪利蔑義的人，一個個都想走華德生的門路，希冀升官發財。無奈這個華德生卻不是那般貪受賄賂、上下其手的人。不得已而思其次，便大家都想到賽金花身上，想借著用個間接的法兒，料想他說的話兒，句句裡頭華德生便有九句聽的。一個賽金花的門外，頓時的冠蓋如雲，車馬雜沓起來。兩三天的工夫，賽金花收受的那些禮物幾乎擠滿了屋子，比那外省的督撫到任還要熱鬧些兒。賽金花只揀那沒有什麼大關係的事情答應下來，那真有關係的，便把他的禮物退還不收。回來住了兩天，倒覺得十分忙碌，直到晚上十點多鐘的時候，方才沒有人來纏擾。

賽金花正想安睡，忽然外面又傳進一張名刺來，名刺上寫著「楊言」的兩個字兒，說有要事商量。賽金花便把他請進臥房看時，卻和他素不相識。那姓楊的見了賽金花，便疾趨而進，低低說道：「我是洪中堂的手下的隨員，洪中堂特地派我前來，有國家大事和你商量。」賽金花聽了不覺呆了一呆道：「洪中堂有啥格事體搭倪商量呀？」那姓楊的說道：「你這裡人多口雜，恐怕萬一個傳了出去泄漏風聲，卻大大的不便，須要找個清靜些兒的地方才好講話。」賽金花聽了心上疑疑惑惑的，不知道洪中堂要和他商議什麼事情，便引著那姓楊的到後面一間小小的斗室裡頭坐下，預先吩咐了那班娘姨、大姐，叫他們不准竊聽。

賽金花先讓姓楊的坐下，又把雙扉掩上，方才回身問道：「洪中堂搭倪一逕勿認得格嘛，故歇有啥格閒話搭倪說呀？」那姓楊的把坐下的交椅往前移了一移，緊靠著賽金花坐下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中堂聽你和聯軍總統華德生甚是要好，你的話兒他沒有不聽的。」賽金花不覺面上一紅，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紅著臉說道：「倪搭俚也勿是一定啥格要好，不過歸格辰光來浪德國，一逕搭俚認得格，故歇多年勿見哉，碰仔頭像煞要好點。」那姓楊的又低聲說道：「你不要這般客氣，難得華德生竟肯和你要好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如今的華德生脾氣大得狠，就是洪中堂和他說話，也常常碰他的釘子。中堂聽說你和他狠要好，並且狠聽你的話兒，心上十分歡喜，所以特地遣我到來，要請你在裡頭幫個忙兒。中堂知道你是個很有才識膽略的人，只要拿出本領來，好好的哄著華德生，料想他逃不出你的手掌。況且你又是個中國人，一定幫著中國的。」賽金花聽了，想了一想，心上已有幾分明白，不由得臉上又紅起來，低低的對著那姓楊的說道：「到底啥格事體，洪中堂要倪幫忙呀？只要倪辦得到格事體，倪阿有啥勿肯。」

那姓楊的先立起身來，開了門往外面看了一眼。見門外一個人沒有，便又隨手把門掩上，翻身進來，方才向賽金花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洪中堂此番奉命議和，別國的欽差都還沒有什麼，只有華德生，為著他們本國的公使克林德被匪無端殺害，忿恨萬分。那議和的條款和賠償兵費，別國都肯通融辦理，惟有華德生一力堅持，不肯絲毫退讓。洪中堂再四和他商議，請他看著國家的交誼，退讓些兒，他卻對著洪中堂說道：「只要你肯還我一個活活的克公使，萬事都好商量。如若不然，只得休怪了。『洪中堂屢次受他的搶白，無可如何。若是和議不成，可憐我們中國的大局就不堪設想了。如今洪中堂聽得華德生狠肯聽你的話兒，說總算我們中國的洪福，特地叫我前來奉托，要請你在華德生那裡設法勸他一下，叫他退讓些兒。你若果然辦成了這件事情，一則不損你有了這般才識，二則調和了中外的邦交，三則扶助國家的氣運。料想你這樣的一個奇女子，一定有過人的膽量、出眾的機權。這個事兒竟要靠托在你一個人身上的了。洪中堂說，只要你肯答應，將來事成之後憑你要什麼，只要是洪中堂辦得到的事兒，都沒有不答應的。你總要看看洪中堂的情面，也看在國家分上，耽住了這件大事罷！」

賽金花聽了，低著頭沉吟了一會，慨然說道：「既然洪中堂要倪搭俚幫忙，倪自然嚙啥勿肯。不過格個講和格事體，倪有點弄勿明白，阿好請耐搭倪講明白仔，難末倪再慢慢裡搭俚說，像煞穩當點，耐說倪格閒話阿對？」那姓楊的聽了，便粗枝大葉的把議和的條款約略說了一遍，華德生如何的要內地各處通商，釐金關稅都歸他們監理，如何的定要賠款七百萬，洪中堂如何的想把賠款減少，如何的想要竭力磋磨，都和賽金花說了。又道：「洪中堂吩咐過的，你若是肯在裡面相助，卻只好隨機應變的想著法子勸他，萬不可說出真情，說是洪中堂的意思。他們歐洲各國的人都是狠愛名譽的，你若是和他說了真話，他只說為著兒女的私情貽誤國家的公事，非但不肯答應，並且還恐怕要生出別的枝節來。你只要有意無意的只當作和他談論一般，婉婉轉轉的勸他幾句，叫他勿為己甚，他一定沒有不聽的。」

賽金花聽了點頭道：「格是倪曉得格，倪自然有法子教俚聽倪格閒話。耐轉去格洪中堂說，請俚放心末哉。謝勿謝倪倒勿來浪心浪，只要唔篤大家看仔，曉得倪吃把勢飯格人也勿是一點點用場才嚙撥格飯桶。故歇別人家說起倪堂子裡向信人，總說才勿是好人，阿是也勿見得。」那姓楊的笑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，如今的那班堂子裡頭的信人那裡還有？」賽金花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語。楊觀察臨走的時候，又在袖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玻璃錦匣，裡面裝著四個絕大的珍珠，光華奪目，送給賽金花道：「這是洪中堂送給你的，將來事成了，再大大的酬謝。」正是：

鯨鯢跋浪，踏翻西海之濤；烽火連雲，擁出大官之騎。

不知賽金花肯受與否，且待下回便知分曉。

